

·文献学苑·

# 明代娱乐书刊与词的民间传播

汪 超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 明代坊刊娱乐书刊具有后世休闲杂志

的性质,其书以小说为主,杂糅诗词歌赋、信札辩本等,间出绣像,又载书册广告,其目标人群是市民阶层中的有闲人士。词在其中分量虽不大,但娱乐书刊普及了词学知识,扩大了词的传播面,保存了文献。从负面效果来看,娱乐书刊反映了明词托体不尊的事实,并进一步扩散其不良影响。

关键词: 明代 娱乐书刊 词学 坊刊 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4-0138-04

## A Study on the Circulation of Ci-poetry and the Entertainment Books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Ch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Entertainment books in the Ming Dynasty has the nature of leisure magazine in later times. The contents of those books included fictions, poetries, letters, etc., and there were also images, and advertising. The readers were those that in the public sectors and had leisure. Though the component of Ci-poetries in which was not large, they ha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in the circulation of ci-poetry.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entertainment books; ci-poetry; press; circulation;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4-0138-04

明代中晚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及书坊商业化程度的提高,作为文化商品的书籍种类更加多元化,与明人的休闲娱乐结合得也更加紧密。坊刊小说、戏曲剧本固然是明人热衷的休闲读物,一些类似今日杂志的娱乐书刊也在书坊中诞生。词体出现了新的书册传播样式,它区别于过往通俗类书、坊刊小说、文人词话等书籍,是一种新的文本综合体。胡士莹认为:“同拟话本小说有一定关系的……适合一般市民阅读的通俗类书……如《朱翼》、《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绣谷春容》等都是。”指出这批读物与通俗类书大体一致,并独具慧眼地提到这些书刊“是当时最时髦的读物,这是后世小型期刊的滥觞”。<sup>[1]</sup>不过,就其性质而言,这些书籍与日用类书不尽相似,而更近于后世的杂志。故而,我们以娱乐书刊名之,突出其娱乐的功能。

### 1 娱乐书刊基本状况及其中的词

娱乐书刊包罗万象,以小说为主体,杂糅诗词歌赋、信札辩本、掌故传奇,间出绣像,又载书册广告。后世辗转刊刻,版本亦多,然今所易见者仅四部六种:《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及三种《燕居笔记》。在明词传播

的过程中,娱乐书刊的影响值得注意。从正面影响来说,它们普及了词学知识,扩大了词的传播面,保存了文献。从负面影响来看,娱乐书刊反映了明词托体不尊、文体混淆严重的事实,并进一步扩散其不良影响。

《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及三种《燕居笔记》基本刊刻于隆庆以后。从刊刻时间看,《国色天香》刊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今存诸书中最早,而题名冯梦龙编的《燕居笔记》时间可能稍晚,要到明清异代之际。其中万卷楼本《国色天香》、世德堂本《绣谷春容》及何大抡序本《重刊增补燕居笔记》均为金陵书林所刊,而余文台双峰堂本《万锦情林》及另外两种《燕居笔记》则是建阳书坊所刊,刊刻时间、地点都相对集中。这些娱乐书刊的版面形式与通俗类书相似,多是上下分栏,小字狭行,绣像大小不一,分散杂处。题名冯梦龙编《燕居笔记》则大多数卷目不分上下栏,因此全书收录内容虽然并不比另两种《燕居笔记》多出多少,但是篇幅却较之大出一倍有余(题冯梦龙编者有二十二卷,而另两种均只有十卷)。这些书刊均不止一次刊行,如《国色天香》有万历十五年刊本,又有万历二十五年刊本。而《燕居笔记》更是被不止一家书坊刊行,今存最早的《燕居笔记》是建阳余泗泉萃庆堂刊

收稿日期: 2011-04-21 责任编辑: 党燕妮

万历本林近阳增编《新刻增补燕居笔记》十卷,该书既名为“新刻增补”则此前必有同名刊本。

从内容上看,这些娱乐书刊以文言小说为主,兼收各种诗文、杂记。孙楷第说:“此等读物,在明时盖极普通。诸体小说之外,间以书函、诗话、琐记、笑林,用意在于雅俗共赏。”<sup>[2]</sup>戴不凡也曾感叹其内容之驳杂,称《国色天香》“既收《贺正德皇帝南巡回銮帐词》,复收《金莲供状》、《赵氏谋杀亲夫供状》,如此胡编乱辑,若在康乾时代,殆非大辟不可。”<sup>[3]</sup>但时人并不以为不妥。各书之间亦多辗转沿袭,林近阳编《燕居笔记》与《万锦情林》所收的中篇文言小说有三分之二是重复的,而其中的词类竟然达90%以上的重复率。吴潇称六种书刊所收十三种中篇文言小说有十二种是明人作品。<sup>[4]</sup>且各书均收有《钟情丽集》、《三妙传》、《天缘奇遇》等三种文言小说,重复的占到四分之一,可见其因袭之严重。

娱乐书刊中的词作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出现在小说中,另一部分则出现在杂记中,前者为大宗。杂记中出现的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大多以掌故形式出现,较少纯收单篇词作。

杂记中的词作来源大抵如下:其一,出自总集、别集。《绣谷春容》中《选镌骚坛摭粹嚼麝谭苑乐集》卷二《彤管摭粹》之孙夫人词、李清照词等,几乎不涉及词之本事,应当是从总集、别集中所来。如李清照诸词以《李易安词》为名总括之,称:“有《漱玉集》三卷行于世,颇多佳句。”<sup>[5]</sup>三卷本《漱玉集》今不传,但见载于宋人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其书在明代或许尚未散佚,编者极可能看到该本,并选用其词。

其二,源自前人笔记。如《国色天香》及《绣谷春容》之“太宗命解缙咏月”,其事见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九,该本事中词调名《落梅风》,而郎瑛将原调名误作《风落梅》,两书从其误,可知出处之所在。各书所载梁意娘词赠中表兄弟的爱情悲剧,则出自罗烨的笔记《醉翁谈录》之《梁意娘》条。

其三,出自诗话、词话。如《绣谷春容》之《寇莱公〈江南春〉词》即是阮阅《诗话总龟前集》据《古今诗话》所载;《万锦情林》之《唱春容词》出自杨湜《古今词话》。

其四,从小说中得来。如《万锦情林》之《胜琼寄词》出自明人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其词当是梅氏所做,胜琼不过是小说中人物,而编者却以为实有其人。虽其事不足称,但明人多有为小说虚构人物列目,如卓人月就将瞿佑《剪灯新话》附录《寒梅记》中的人物马琼琼当成现实世界中的女词人,而将其“所做”《减字木兰花》(雪梅妒色)收入《古今词统》。<sup>[6]</sup>甚至今人编《全明词》亦将小说、笔记虚

拟人物单独列目,如女鬼翠微、王秋英及玄妙洞天少女皆是。

其五,出于道书。如《国色天香》之《修真秘旨》,其中有题吕洞宾所作《渔父词》十八阙、《梦江南》词六阙,均出自《吕祖志》卷六。《吕祖志》是明英宗正统年间修《道藏》时辑录,题名吕洞宾的词作多出于伪托。

此外,还有一些词的来源不详,应该是父老口传。如《绣谷春容》等书所载之《朱继贤野合丽春》主人公朱继贤是福建惠安人之西席,其本事涉及香艳,时人猎奇传之亦不稀奇。而有些词也可能是单篇流传,如《国色天香》等书所收《贺正德皇帝南巡回銮帐词》、《天理流行篇》尾缀之两阙《西江月》等。

娱乐书刊词作的来源与日用类书词作来源不同,前者更多地来自较传统的文人书籍,属于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但并不意味着其读者就一定是精英知识分子,而恰恰说明明代普通市民阶层对精英阶层的自觉靠拢。娱乐书刊能适应多层次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得读者能够自由选择。虽然书坊预设的读者群也包含士大夫阶层,但其读者更多的还是市民阶层的有闲人士。

## 2 娱乐书刊的预设读者群

娱乐书刊“此等读物,在明时盖极普通”,“此等因在当时为通行之闲书”,<sup>[7]</sup>置诸五都之市,日不给应,流传应极广。凡书之流传愈广,则受众愈多,影响亦愈大。娱乐书刊的受众群体也是其中词作的受众,娱乐书刊之词作及其词学观念影响的范围正是本文所关注的。

从编选者的读者来看,这类书刊似乎面对士大夫,实际上士大夫并非编选者主要的目标人群。《国色天香》卷首谢友可的《刻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序》说:“今夫辞写幽思、寄离情,毋论江湖散逸,需之笑谭,即缙绅家辄藉为悦耳目具。”<sup>[8]</sup>而双峰堂所刊《万锦情林》的封面识语则曰:“更有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甚多,难以全录于票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sup>[9]</sup>不论《国色天香》的“江湖散逸”、“缙绅家”,还是《万锦情林》的“海内士子”,其指向均非下层民众。《国色天香》既被称为“公余胜览”的书刊,则其指向仕宦之人也可以想见。《国色天香》卷一上层《珠渊玉圃》下注云:“是集大益举业,君子慎勿忽焉。”说明童生举子也是娱乐书刊的预设读者群。卷四《规范执中》下注云:“此系士人立身之要”,卷五《名儒遗范》注云:“士大夫一日不可无此味。”<sup>[10]</sup>则士人儒林似乎也属编者圈定的读者群。

从各书的娱乐性质来说,编者设定的隐含读者虽不排斥文士,但更多的是市民阶层中那些既具有一定经济

实力,又有闲暇时间的人群——商人。而编者以“士人君子”为号召,显然也是一种促销手段,迎合自觉不自觉地向往精英生活的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孙楷第认为从娱乐书刊的编选内容上,看其“用意在于雅俗共赏。施之于初学者弄笔咬文嚼字之人,最为相宜;即士夫儒流,亦粗可攀附。”<sup>[11]</sup>胡士莹说这些书“既可给粗通文墨的人阅读,也可供文人墨客消遣”,他认为“这些书,既是当时的启蒙读物,又是一般市民的日用便览,也可供商人书信摘录词藻之用。”<sup>[12]</sup>他们提到的受众群体是从粗通文墨之人到士大夫儒流,范围极广。戴不凡则点明:“明初以来,小说刊本大行,瓷商舶主于旅途无聊之际,正可手把一编或资友朋谈助。若《国色天香》内容之纷然杂陈,适可供此等‘江湖散逸’以其中所收小说言之,语多浅近欠通之文言,又夹以俚夫‘风流’之诗词,情磨蹭蹭,故事拖泥带水,亦堪此辈于旅途中消磨‘公余’长日。”<sup>[13]</sup>

虽然娱乐书刊收录了部分名家诗文书启,也有些历代诏诰册表,但这些内容多是士大夫阶层早已烂熟的,对他们来说并无太多的参考价值。即便是初学童生,读兔园册子、时文房稿或许也更为重要。而其中所收小说,情节相对简单,倒是“风流”诗词漫卷。商人多粗通文墨,又需消磨商旅途中的大量闲暇时间,读这些小说、杂记正可广识见、资闲谈。因此,娱乐书刊所选词作或有堪为传奇的本事,又或是前代名公才女、当朝文坛巨子所作。

六种娱乐书刊都涉及到的词本事如下:梁意娘寄姨表兄李生词、岳飞《满江红》词、张氏守节词、戴复古妻守节词。梁意娘事可满足时人猎奇的香艳故事,其他三事均涉及当时特重之“忠节”问题。各书中所收当朝名公的“词”有解缙、文征明、夏言、何乔,亦有时人朱继贤等人作品。需要说明的是何乔题岳王祠之“词”、解缙的“寿词”,虽然列在“词类”目下,但均非一般意义上的“词”或“律词”,此见而可知。朱继贤等人作品的入选与其本事之“奇”、“艳”相关,而解缙、文征明、夏言声名赫赫。何乔则官至尚书,其作品是谒岳祠所作,表达对岳飞精忠报国的敬意。或许是考虑到商人远行的怀乡情结,编者还特地选录了几首寄外词,以供读者佳人妆楼颔望之想。

### 3 娱乐书刊对词及词学的传播

尽管娱乐书刊中,除小说之外的词作分量并不多,但对明代市民阶层的词学普及与影响却是重大的。娱乐书刊对明代词及词学的传播之影响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

#### 3.1 扩大词的传播面,保存文献

娱乐书刊中的词主要分布在小说和杂记中。小说中也有用前人词作的情况,如《绣谷春容》中的《柳耆卿沅江楼记》就用了李后主《虞美人》词。明人小说中虚拟人物所

作之词尽管未必工稳可读,但至少说明当时的人们并不仅仅将词当作前朝遗物供奉在香案笼龕中,更让词作丰富他们的生活。笔者曾讨论日常生活中明人以词纂辑材料的情况,<sup>[14]</sup>从中可见当时明词功用,这里我们则知明人在娱乐休闲中亦使用词。明代小说中的词数量不小,以《刘生觅莲记》为例,一中篇文言小说中竟有词37阕,所占篇幅之大令人称奇。娱乐书刊出现之前,中短篇小说中诗词之传播主要依靠小说选本完成。娱乐书刊的兴起为小说中的词提供了新的文本传播途径。

杂记同样为词在市民阶层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又有存文献之功。《绣谷春容》等书收有《茶瓶词》、《玉蝶环》等较为罕见的词调,这些词篇通过娱乐书刊得到了保存、传播。《国色天香》、《绣谷春容》均收《贺正德皇帝南巡回銮帐词》,该词词牌俟考,其词今不见《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绣谷春容》只收原词,而《国色天香》则兼收该词长序。蒋一夔《尧山堂外纪》卷九十四云:“武宗尝自易名为寿,命所司给御马监太监天字一号牙牌与之。正德戊寅二月巡边还,文武官具阵词以迎。”<sup>[15]</sup>

正德时以帐词迎驾并非偶一为之,但传至今日的迎驾帐词已经寥寥无几,这阙词作正可补阙。《国色天香》卷四上层之《士民藻鉴》所收《天理流行篇》末尾,以《西江月》(立心顺乎天理)及《西江月》(积善乃遗后庆)等两阙词统合全文内容,该词从内容到语言均与明代通俗类书劝善词非常接近。

解缙《落梅风》、夏言《渔家傲》、文征明《满江红》等词随着娱乐书刊的传播而有了更多的读者,扩大了原词的流布面。解缙传世词作仅三阙,这阙《落梅风》不见于其《春雨先生文集》。夏言因政治斗争的失败,别集在万历初已经较难见到,其子婿吴春为编文集时感叹搜全之难,娱乐书刊让夏桂洲词多出了一条传播的蹊径。当然,夏言《渔家傲》、文征明《满江红》在作者本集中都不算特别出色的作品,若非编者鉴赏水平低下,大约就是其选目随意所致。而普通受众多不具备鉴赏能力,只是认准夏言、文征明等人的“著名商标”。这对名家词作的传播来说,反为不美。

#### 3.2 突出词作本事,普及词学知识

娱乐书刊的编者特重词本事,例如《万锦情林》之卷五《词类》收有20篇诗词,几近篇篇有故事。这些本事给人们提供了一条了解词作背景的新途径,如前揭《贺正德皇帝南巡回銮帐词》直接点明该词是正德南征宁王之乱“凯旋”的作品。又如《国色天香》之《太宗赏月》、《绣谷春容》之《太宗命解缙咏月》是同一本事,该词的写作背景涉及成祖朱棣,是当时“风雅”之事,而这又为未读《七修类稿》的普通读者提供了了解本事的机会。至于宋人徐君宝妻《满庭芳》、刘鼎臣妻《鹧鸪天》、易祓妻《一剪梅》、花仲胤



妻《伊川令》等词之本事,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消遣谈资,由词作本事促进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也使读者因为了解了本事而对词作有更深刻的理解。当然,这些本事也不尽真实,如前揭《胜琼词》即明人小说之词。而《红白桃花词》所说严蕊与唐仲友受诬之事,并不符合事实。编者以尊者讳,未点明该本事中所谓欲构陷唐仲友的“上方”即朱熹,束景南先生已辨其诬。<sup>[16]</sup>

明人在小说中大量用词,甚至以之为逞才之具,而这些行为往往遭人诟病,但从正面看也有向普通读者普及词学知识的效果。小说作者虚拟情境,将词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功用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刘生觅莲记》,其间酬赠词作、唱和词是非常普遍的,甚至还出现了联句词、集句词等。集句词让普通读者得以知晓词的创作方式与诗歌一样,可以出现集句之作。如《国色天香》中有几处集词牌成句的例子,卷二《刘生觅莲记·风入松》(二郎神去竟何之)一阙就是集14个词牌而成,并且在词末注明“十四牌名”,《花神三妙传》有数首和苏轼、辛弃疾词韵之作,分别步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及辛弃疾《千秋岁》(塞垣秋草)之韵。类似例子,均能让普通读者更多地了解词的基本知识。

### 3.3 混淆诗词体性 扩散其负面影响

明人词作存在托体不尊、文体混淆等问题,娱乐书刊也恰恰为这些弊端提供了范本。明代文人对词的认识中存在的缺陷通过娱乐书刊传播给了更多的受众,扩散了这些负面影响。

首先,混淆诗词界限。明人之“词”,所指多样,既指唐宋之曲子词、诗余,亦指散曲、歌谣等其他通俗韵文。明代娱乐书刊所收作品一般均按文体排列,诗、赋、箴、铭等部分基本没有发生过混杂其他文体的情况,但在词体中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混淆现象。以《绣谷春容》为例,其《选铍骚坛摭粹嚼麝谭苑乐集》卷二《诗余摭粹》明确该卷所收是“诗余”,且在篇首又镌有“词”字,但所收之解缙以月祝寿、何乔题岳王祠等条均显非通常意义上的“词”,而只是韵文。其他娱乐书刊也是一样,《国色天香》之《过登钓台》条所收作品显然是一篇骚体诗,而作者津津乐道地以“词”称之,并收入“词类”,且六种娱乐书刊的杂记类均将此诗收在词类。这种情况并非编者不小心,而是明人混淆词体观念的体现。明初陈循《芳洲文集续编》卷六最末数篇作品明确分在“词”下,其中也杂有两首骚体诗。浑称诗词的情况也是明人混淆诗词界限的明证,如《国色天香》之《事露献诗》条,该条明明在“词类”中出现,但标题却谓之为“献诗”。

其次,忽略词体的文体特征。词自南宋以降,普通百姓多不能唱,该文体在文本上的特征则成为其区别于诗、曲的重要标志。文体特征最重要的是其词牌,但是一些娱

乐书刊就忽略了这个特征,每每刊落词牌。如夏言《渔家傲》仅书《夏言阁老送李晋卿令宜兴词》,显然重词题而轻词牌。

词的文体特征之二则是双调以上的词分有“阙”。明代书籍区分“阙”数的通行办法有两种:一是分行;另一种便是使用“○”符号。但在《绣谷春容》之《选铍骚坛摭粹嚼麝谭苑乐集》卷二《诗余摭粹》中,几乎见不到明分上下阙的词,亦不见使用“○”分片。对词调熟悉的读者来说这或许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对普通市民阶层的读者来讲就未必能分清词牌与上下阙了。这些负面影响对词的传播来说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

一般认为词到明代已经退缩进文人案头的狭小空间,但明代书坊刊印的日用类书已经证明,词通过其介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而娱乐书刊再次说明,词依然活跃在人们的休闲生活中,普通读者对词依旧有阅读期待。但面向普通民众的娱乐书刊,在传播词作与词学知识的过程中优劣杂现,毕竟词在市民社会中的影响已经渐渐让位给风生水起的散曲、民歌了。

### 参考文献:

- [1][1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410.
- [2][7][11]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Z].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171,172.
- [3][13]戴不凡.小说见闻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242.
- [4]吴潇.晚明“杂志类”消闲文艺读物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20.
- [5]绣谷春容[A].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二辑)[Z].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 [6]张仲谋.明代话本小说中的词作考论[J].明清小说研究,2008(1).
- [8][10]国色天香[A].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二辑)[Z].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 [9]余象斗.万锦情林[A].古本小说集成[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首.
- [14]汪超.论明代日用类书与词的传播[J].图书与情报,2010(2).
- [15]蒋一葵.尧山堂外纪[A].续修四库全书:1195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5.
- [16]束景南.朱子大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11-524.

作者简介:汪超(1980-),男,文学博士、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